毛詩原解

毛詩原解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讀詩

六經惟誦詩多明法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故子貢論學知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子夏論詩知禮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此孔子說詩之明法也孟子亦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故高子問小弁小人之詩孟子曰固矣夫高叟之

爲詩咸丘蒙問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舜爲天子瞽瞍非臣如何孟子曰非此之謂也如以辭而已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也此孟子說詩之明法也學者通乎此意而學詩無餘術矣

三百篇所以高絶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與聖人删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自朱元晦不通古序學者謬承師說淺陋枯索無復興致可風

詩序相傳爲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

各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非目巧可撰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畧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切詆爲妄作秖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說今用之予未敢信其然也

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成後以題強肖者箴銘記贊之類題闕或可據辭標補至于詩義微婉雖事有所本而常託興象外據辭撰題決無此理

朱子改序皆先有詩而後有題也

詩序首句函括精約法戒凛然須經聖裁乃克有此其下毛公申說乍讀似潤畧尋思極得深求之味後人不解詆為淺陋千古寸心得失自知此言詩所以難也或謂毛公有大小非出一手其父子兄弟轉相發明故傳與序間有不合大抵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讀詩惟當以首序為宗今于首句增古序曰三字下以毛公曰別之後附朱說參以愚見不敢辭其妄也

序者遂也作者有未達之志序以遂之故古序即是

詩人之志詩辭明顯則序不及但道詩所未言後人所不知者故序不可廢也朱子必責詩中語爲徵正與古序相反苟詩辭已直又焉用序爲如朱說依樣葫蘆都似重複語書序所以孟浪正坐此雖不用亦無傷也若詩無古序則似夜行烏可少乎

詩別有齊魯韓三家失傳矣然三家未見古序其學亦可知毛公根據古序與經傳合而能變通遊演曲暢作者之情千載獨行諒非偶爾朱子一切詆爲鑿空妄說今虛心檢閱自覺古是今非有識者何敢諛今而背古乎

古序全體春秋之義。于凡美刺各舉大綱。而不盡之意寄于言外。當時作詩詳委具在國史。今不可考矣。毛公序說有所受之。亦猶左傳于春秋。雖精旨未暢而大畧可據。朱欲廢毛。已爲不可。直欲併古序廢之。予河漢而不信也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詩于澤如新。朱于謂序不可信。須併三百篇亦不信始得。如以三百篇爲古而序爲非古。改從今說。則其錯亂不可勝道矣。國風尚有十五國爲別。至于雅皆朝廷獻替。頌爲宗廟登歌。如小雅沔水。改爲憂亂。非

規宣王白駒改爲留賢非大夫刺王黃鳥我行其野改爲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風改爲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爲孝子不得終養四月改爲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車改爲行役非大夫悔用小人車舝改爲新婚非刺幽王采綠改爲思夫非刺怨曠隰桑改爲喜見君子非刺幽王綿蠻改爲微賤勞苦非刺亂以上皆如朱說則小雅與國風何以別乎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非刺幽王大雅生民非尊祖旣醉非太平鳧鷖非守成假樂非嘉成王以上盡改從朱說則雅與頌又何以別乎民勞板改爲同列相戒

非刺厲王。抑改爲衛武公自作。非刺幽王。崧高烝民韓奕皆改爲贈行。非美中興。如此則與風又何別乎。周頌臣工。非諸侯助祭。噫嘻非祈穀。皆改爲戒農官。訪落敬之小毖皆改爲成王自作。如此則與雅又何別乎。魯頌四篇。駉但爲牧馬。有駜但爲燕飲。泮水但爲脩泮宮。閟宮但爲脩祖廟。如此則與風何別乎。若是則三經紛如亂絲。必尼父再生重加刪正。乃可通也

朱元晦詆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不然即斥爲鑿空

若辭類他人他事。即以他人他事代。惟以切直爲主。作詩如此。但可謂之記事文字。而其淺率甚矣。何稱爲主文譎諫乎。如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大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大姒。若盡責名與事爲徵。則雖二南諸詩。亦鑿空矣。按辭徵事。以校他書考制度則可。言詩則不可

二南雅頌所載文武諸詩。皆作于王業既成之後。故序以文事爲文王詩。武事爲武王詩。非謂其詩即作于其時也。朱子據詩中有文武成康字。輒以生前稱謚爲疑。他凡詠其事者。謂即作于其時。凡美刺代言

者謂即其人自作皆犯高叟之癖

朱子詆前人師說爲鑿空抑不知已之改作又何所據則猶之鑿空耳第如朱說淺率其鑿空易如古序深遠其鑿空難今試使人暗索爲朱說者十常八九如古序者百無一二古人鑿空何不就其明且易者而爲其遠且難者乎毛公距夫子刪詩所四百年既爲鑿空朱子又後千五百年勢然自以爲某詩非某事實因某事作此何異李少君遇九十歲翁給云我識爾曾王父面孔知者誑而不信也

朱子攻古序秪據文辭疑似懸斷大抵淺俗如叔于

田刺鄭莊公不教養其弟。辭似美叔段。遂改爲美叔段將仲子兮刺莊公與祭仲謀殺弟。辭似婦人與男子語。遂改爲淫奔。如序何其悠遠。如朱則委巷之曲耳。詳見各篇

朱元晦專以史傳質序。序自與史傳合。然序古而史傳後出。以史傳徵序。是以黃小徵老人也。如曹風三百赤芾。序謂刺共公是也。朱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之事。此左傳牽詩屬辭耳。豈眞曹有三百大夫之多乎。又如吳札觀魯樂先孔子刪詩所五十有九年。而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謂左

傳附會詩而反謂序附會左傳豈不倒見意在排古序求勝而已孔子曰信而好古好而不信則如無好又曰多聞闕疑疑而改作無寧闕諸

朱子謂序無據而揣摩也夫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就使無據寧揣摩古人之似入于善無寧揣摩不似而入于惡入于善者成人美入于不善者成人惡故曰過疑從輕況本無疑乎木瓜為感齊桓公作何疑也青青子衿為學校不脩作又何疑也今不擬以報德之辭學校之咏而改從淫奔豈惟瀆亂聖經亦好成古人之惡矣餘難枚舉附見各篇

不徹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
不可爲詩美謂之美剌謂之剌拘執繩墨不可爲詩
意盡乎此不通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爲詩
朱說皆犯此數病
子貢論貧富與詩何干而以切磋琢磨解子夏論素
絢與禮何干而以禮後解顧仲尼極加歎賞謂其始
可與言詩此意二千年來無人會但作穎悟上伎倆
實是三百五篇証盟公案蓋詩人託興深遠言語寬
厚抑揚反覆不可爲典要理有切合而辭若矛盾語
有疑似而志相背戾是故言詩難也善解者通其志

而冥合不達者執其似而反遠子貢論學知詩離而能合也子夏論詩知禮而能出也離而不殊合而不泥入而不執出而不遠兩端用中乃可言詩世儒于詩以切磋解切磋以素絢釋素絢見關雎則以爲鳥鬧燕爭則以爲獸讀狡童則以爲蕩子目靜女則以爲淫婦膠柱鼓瑟無一可通乃有如高叟以怨慕父母爲小人如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爲臣父乃至執辭生疑如朱元晦以古序爲牽强率意斷心爲易簡直訣若是則易簡直訣孰如高叟咸丘蒙而賜商二賢亦爲能免于牽强之誚也故子貢子夏之後善言

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或曰。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詩三百何也。曰。此即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也。詩者志也。詩多男女之辭。志不專爲男女發。聽其聲靡靡。而逆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衛。皆雅樂也。苟佚欲念邪。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志。反情和志者。思無邪之謂也。又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樂盈而反。減而能進。盈而能反者。思無邪之謂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敬主乎中而和為終始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
辭必無邪思乃可誦詩夫使聖人刪詩爲淫辭禁學
者邪思是建幽表而責直影也蓋凡聲音之道和動
爲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蕩而不張雖關雎鵲巢
桃夭摽梅其無男女之思耶而奚必淫奔之詩也然
則詩多男女之詠何也曰夫婦人道之始也故情欲
莫甚于男女廉恥莫大于中閨禮義養于閨門者最
深而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故凡詩託興男女者和
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
讀他書依憑文字不中不遠讀詩守文字不惟害辭

且乖本旨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辭頌楚茨本傷今也而其辭道古小戎東山美之而無一語贊揚氓谷風刺之而無一語譏貶此類甚多朱子于東山改爲周公自作于氓谷風小戎改爲婦人自作又如周頌噫嘻據成王二字改爲戒農官執競據成康二字改爲祭成王康王按古序以繹今旨殊覺不然

○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叙其人之事其失自見

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敘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

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
叉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餘
可例推。雖或卽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
不盡之旨。都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大彷風人
遺意。至近體興而古意盡廢。朱元晦以近體解三百
篇。宜其不達耳

詩意深厚。正不貴明淺。或借古以諷今。或反言以明
正。或託其人口吻以發意中事。或漫無可否。述事以
見意。體裁不一。要未有直發者。朱子謂詩本性情。辭
無粧綴。夫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歌詠所以養性情

歌雅者溫良歌頌者柔直故曰詩可以興此性情之說也非謂其人自作即見其人之性情云爾也人雖暴厲其爲詩亦必溫厚不溫厚則非詩故曰不以人廢言言不可以信人詩其可以信性情乎以此論性情失其解矣

朱元晦云讀書從眼前說出底便好從崎嶇說出底便不好此非至當之論言近指遠眼前固好牽强造作崎嶇固不好若以皮膚爲眼前以深求爲崎嶇所喪適多如讀詩與讀易欲一味眼前胡可得詩比興易象欲不崎嶇胡可得朱子解詩易所以兩失惟其

怕崎嶇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宋襄公怕崎嶇戰死于泓成安君怕崎嶇爲虜于漢鄧艾不崎嶇則不能入蜀李愬不崎嶇則不能平蔡天下事非䟽淺迂濶可辦聖人不爲險亦不失險乾不爲險自能知險諸子百家與六經爭峙儒者迂濶養成之非六經道不廣也

詩言寛裕含容本詠一事而悠游委蛇可以旁通諸經語不可節取惟詩斷章割句甲乙皆合正以其辭不拘一隅也是烏可與硜硜之士道乎故自古稱言詩難也

凡詩之比鳥獸草木皆取諸目前至近貴使人易曉必無異方奇怪之物如雎鳩之爲布穀也鳲鳩之爲鸇鴿也皆愚夫所習見聞取以爲比世儒不解妄事猜度轉入奇僻傷詩人和平之旨失託興曉喻之意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于興興者動也故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子亦曰詩可以興凡詩未有離興者矣興者詩之情情動于中發于言爲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于物爲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鋪叙括綜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非但歡娛爲興喜怒哀樂皆本于興故詩者性情之道

和人神協上下移風易俗莫非興也毛傳誤以關雎葛覃之類爲興而朱子附會其說謂興者先言他物以興起所詠之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不思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別自知難通乃謂比有取義興不取義而不知其所謂興者其實皆比也如關雎本比而其所興之情與所賦之事已寓于雎鳩二語中今但謂先言雎鳩興起所詠之事及下二句又不明言所事而但贊淑女爲好逑然則淑女所以好逑之故已寓于首二句中明矣安得謂首二句但爲興起所詠而已也豈惟失比之體亦錯會興之義蓋

借物爲比不言正意而意已宛然即比也如樛木首二句比后妃逮下衆妾上附之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詠后妃福履而已又如鴛鴦在梁首二句比古明王愛養萬物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頌君子萬年而已風雨雞鳴喻世亂君子不變意宛然下文更不及正意但言已願見而已餘可類推今皆以爲興起所詠之事而所詠事終不及焉即其所謂興者義亦不成矣朱子又以賦比興分配各篇遂按三義原非離析如黍離清廟緑衣閟宮之類木直賦其事而託黍稷衣服宮室亦即是比臣子忠孝誠

敬之情即是興。又如鴟鴞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庚事即是賦。感動成王即是興。若裁為三體。豈成義理。且如後世上林子虛之辭。直名為賦。豈得謂其中遂無比興耶

比者。寓託之義。非獨兩物切譬為比也。但不直斥此事。而託言于彼。皆是比。如關雎鵲巢鳳凰麟趾黃鳥鴟鴞。狼跋鹿鳴桃李唐棣黍稷葛藟之類。此其親切譬喻者也。其他或文字音響物象情景假借附合。如采葛以喻讒言蔓引。采蕭以喻其薰灼。采艾以喻其爍膚。此類比之取義者也。如載馳之阿丘采蝱。蝱一

名貝母。借作背母。思歸之喻。中谷有蓷。蓷一名充蔚。一名益母。借作豐年得養其妻之喻。此類比之爲隱語者也。如殷其靁之殷。借作殷商。以靁喻商紂之威虐也。采唐刺淫。唐之言蕩也。兔爰閔周。兔之言毒也。雉之言癡也。終南之條。言理也。梅言謀也。他如棣之言弟也。桑之言喪也。棘之言急也。栩之言虎也。如新臺有泚。借作頹泚之泚。君子偕老之玼兮。亦借作泚言可愧也。瑳兮之瑳。借作巧笑之瑳。言可笑也。此類比之切響者也。如淸人在彭。在消在軸。未必河上實有是地。桑中孟庸孟弋。未必上宫實有是女。彭盛也。

消散也輯旋也皆遊嬉之喻廣言賤也弋言引也皆誨淫之喻此類比之會意者也至如周頌之絲衣因緣于祭蠶小雅之鴛鴦取義于交物此類無序幾不可解故凡託物皆比而朱子于此類一切以爲發端之語無所取義其疏舛可勝言哉

詩之有比猶易之有象易義難言以象像之詩志難言以比譬之漢魏諸家言易象過于穿鑿及言詩比全沒理會朱元晦所以誤比爲興其疎謬從來遠矣

○言詩殊關氣質元晦性地質直氣鮮圓通故言詩殊非所長詩多託興必認以爲眞詩多婉言必改使

從違詩多深遠必牽使就淺所以三百古序無一能解順者

朱元晦于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即改爲淫奔遂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未定披卷生邪思環席聽講則掩口而笑至使蒙師輟講父兄不以授其子弟甚違聖人雅言之意其關係豈淺淺哉

男女生人至情恆人心緒牢騷則託詠男女而爲女子語常多蓋男子陽剛躁擾女子陰柔幽靜性情之秘鍾于女子最深而辭切婦女最悠柔可風故聖人録其辭被諸管弦協之音律以平其躁釋其欲宣其

壅塞其淫因人情而利導之也後之爲詩者不達此旨一進爲淫哇之曲去本遂遠而說詩者併誣聖人删正之辭爲淫詩亦豈知性情之道者乎

或曰夫子刪詩既不録淫詩而曰鄭聲淫何也夫聲與詩異鄭聲淫非鄭詩盡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生于響詩成于志故古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聲與詩之辨也今據古序以繹志鄭衛之詩其何者爲淫詩與雖桑中溱洧志在刺淫而詩本非淫也豈得以辭而累志茍不逆其志惟辭之似雖二南之行露死麕其誰不可

爲淫詩者與鄭之將仲子刺莊公狡童褰裳刺昭公其志皆正其聲靡靡皆似婦人語葢土風化氣習氣化響豈惟鄭衛宋音燕女溺志齊音傲僻驕志以至五行莫不有淫氣八方莫不有淫聲而惟鄭衛爲甚故凡靡麗之聲稱鄭衛猶今人云楚歌趙舞云爾豈獨楚有歌而趙有舞與若謂鄭音即鄭詩衛音即衛詩齊音即齊詩十五國未有宋詩也則所謂燕女溺志者是何詩與以鄭衛之聲獨罪二國非也又以聲罪詩豈不誤乎樂記子貢問于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敢問賜宜何歌所謂歌即詩也歌有辭而聲惟

響故師乙舉雅頌言詩舉商齊五帝三王之遺言聲謂以商齊之聲歌風雅頌之詩猶今人以南北腔唱樂府辭此聲與詩之徵也鄭康成解禮不達因記有錯簡疑商齊與風雅頌并列爲歌則是以齊爲齊風商爲商頌矣據本文云商爲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爲三代之聲齊人識之與雅頌何涉混聲歌爲一類世儒遂指二風爲淫詩所由誤矣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宜有之然既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内不然夫子所刪者獨何等詩乎

詩三百聖人所以鑒往懲來未有事無所指者若事

無所指何以分十五國與大小雅之正變古序犁然如指掌而朱元晦一切詆為附會依辭泛解全失刪定之意

六經所為重以道非以辭也世多良史而春秋為宗非春秋能富于史漢也世多騷雅而三百篇為宗非三百篇能攻于屈宋也則其所重可知已是非不足以訓美刺不足以風三百篇猶之夫詩耳如古序言詩靈龜寶鑑萬世常新如朱子言詩不必美刺則揚葩摛藻嘲風弄月而已聖人奚取焉

詩皆古賢達聞人感事託興勸善遏惡而作苟不關

法戒則聖人不録。三百篇皆治亂興衰之蹟不獨爲歌舞之節而已朱子拘于論語正樂雅頌得所之說專以樂歌論詩。偏改古序。然則詩之爲經。只如後世樂府能唱之用焉。能爲有

詩三百皆可弦歌。如關雎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先王盛世徽音。義正辭雅。故借作樂歌。通諸朝廷邦國射鄉食饗皆用之者。爲詩不足也。若詩本爲樂作。即宜各自爲章。何至互相借用。詩本不爲樂作。而言詩者定以爲樂章。拘矣

古人文章深厚。但據事鋪陳。是非美惡在不言之表

三百篇多用此體。二雅獻納。時有明諍顯諫。雖頌告宗廟。如訪落敬之小毖諸篇。亦是代口鋪揚。夫子作春秋。全用此體。故自謂無毀譽。後世以鋪敘爲記事。外加譏讚。自是三代以後淺薄文字

詩自文武成王。下至幽厲。十五國諸侯之事。正變俱載。美刺並存。以爲萬世法戒。不徒範藻而已。王迹熄霸圖張。東遷以後。朝廷無制作。國史無紀錄。善惡不彰。臧否混淆。五霸之事。無詩可觀。夫子乃作春秋。故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千古知詩無如孟氏。朱元晦謂古序所記世代興衰時政美刺。一切皆妄。然則

詩豈無關世教者與

天下古今治亂與理之是非事之得失一定不可易然執理據事言出興戎何也氣悍而辭倨則無言不讐惟詩之爲言也委蛇從容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而聽者足以興是以士君子立言取法焉夫子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其作春秋皆本風人美刺之意其刪詩也明好惡辨邪正稽理亂與春秋相終始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在春秋春秋記諸侯之亂詩紀諸侯治亂之跡春秋記天下無王詩紀文武幽厲爲王之事春秋記禮樂僭亂詩考正朝廷

宗廟禮樂。凡詩之所存者。皆史之所遺。如節彼南山則知幽王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其任皇父。鼓鍾淮水則知其有東遊。楚茨大田則知田野荒。年穀饑。裳裳者華。則知絕功臣之祿。桑扈則知君臣飲酒喪儀得失班班可考。言雖怨而無訕謗不平之氣。與春秋無毀譽正同。詩微而顯。春秋顯而微。詩善言而春秋言善也。世儒不達。謂詩不皆美刺。試古序為鑿空。豈不誤哉

近代說詩。主朱而絀毛。其說春秋。主胡而絀左公穀。謂左公穀附會。不謂胡之附會尤甚。謂毛為鑿空。不

謂朱之繁宂愈遠。蓋春秋易簡而胡轉求之深，詩深而朱反求之淺，二家之癖正相左耳。愚謂移其深者曲以繹詩，而易其淺者平以觀春秋，則兩得之矣。苟春秋不盡剪其繁蕪，則鬱蔽而不明；詩不深求其本初，則枯索而無味。故說春秋宜更新，而說詩宜反古。愚所以直解春秋而原解詩也。

胡康侯之言春秋也繁，朱元晦之言詩也固。康侯不執褒貶之例，不識聖人之是非；元晦不據譏讚之辭，不信詩人之美刺。夫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所以妙于法；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所以妙于情。

風雅頌皆周人一代詩耳虞夏以來非無詩而當世大師掌記惟昭代制作緣周家祖孫父子兄弟多聖哲其子弟師父兄自有餘故周道尚親纘緒承先而夏商之禮廢而不傳其所適逢然也夫子每歎二代無徵刪詩之末繫以商頌亦覺周道之未廣矣

二南諸詩古序皆不指文王大姒但言后妃與諸侯夫人大夫妻可知作者之志託興以風非獨為紀大姒事蹟而作是詩也先儒謂王者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得之矣事不必問有無但須畧其情境意象自然可風如卷耳草蟲之類事愈近而義

愈遠芣苢之類辭愈淡而境愈眞甘棠摽梅之類情愈迫而言愈緩如鏡中看花水中觀月谷中傳響可冥合不可迹尋凡詩皆然風爲甚風皆然二南爲甚通于二南詩思過半矣朱元晦解詩逐篇責問其人爲某事全失之矣

二南可爲而不可讀也讀則誦其辭而辭不可執讀則論其世而世不可考讀則質其事而事難定拘故夫子教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爲也者得其意體諸身心之間而已也

詩有正變以稽治亂也正風雅未嘗無變變風雅未

嘗無正。寧獨風雅有正變。頌亦有之。鄭之緇衣。衛之淇奧。容非正乎。周南之于豳。其地同。其世未遠。君明臣良而有豳。容非二南之變乎。頌之有魯也。非頌之變乎。故詩不可執一觀也

二南以下多變風何也五方風氣有偏沴。習尚有漸染。惟聖人為能轉移。故風多變而有正者。文王之化也雅宜正而有變者。幽厲之失也。頌無不正而有變者。叔季之僭也。故三百篇皆明憲大戒與春秋相終始也

三百篇次第。間有參差。如載馳衛懿公詩乃在文公

後淸人鄭文公詩乃在忽突前葛藟平王詩乃在桓王後皇皇者華遣使臣詩乃在四牡勞使臣後周頌酌賚桓般武王詩乃在成王訪落敬之小毖後然風雅頌各得所無傷也若一一檢校曲生異說失之愈遠

十五國次第自秦以前質諸舊聞參以管見不中不遠或謂聖人未必有深意如二南首風王次衛下幽居篇末曾不附列國豈得謂無意

國風止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掌故所存刪定所弱止此而以槩方内諸國皆可知已國大而無風者雖

魯宋楚魯禮樂僭王故削其風而存其頌宋禮樂仍先代故存其頌而闕其風楚自春秋幅隕半天下不可定以爲一國而二南屬文王故南國無楚風矣三五以降東南有王氣詩亡而騷作者楚材也三戶存而眞人出者楚產也聖人前知如神刪詩與脩春秋之意同也

三詩始風中雅終頌何也凡詩皆風也尹吉甫作雅曰其風肆好頌亦可知矣故風首六義風敎成俗化俗成雅雅者正也以維風也雅化則從容和平動天地感鬼神而詩斯至矣故終之以頌也

六義首風何也風者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風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也風之爲物有聲無形可披拂而不可把捉其入人微婉故聖人巽以行權風也學者通乎風卽雅頌易入矣雅頌可爲典要而風周游六虛者也

詩自有不須題者如後世十九首之類比物託興婉轉不定而以題擬之亦莫不肖亦有有題而詩不似題者如屈平之楚辭唐人之感遇雜興引諭泛濫不可指據或泥文生解而實不必解故說詩非必執題賦比與興合文辭與志合卽妙達風人之旨矣

或謂予解詩大畧而予惟原夫作者之志耳詩志也志明則辭易曉子云興于詩詩有興猶易有象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興者情之動如哭死者而數其事可哀不在事而在哭泣之情詩可以興亦猶此也後儒以託物為興苟不託物其無興乎禮云温柔敦厚詩之教也其失也愚高叟咸丘蒙執辭遺興所以愚也古人引詩不必本事不必泥辭貴興而已不得其興辭雖詳與性情無涉故無興不可為詩得志斯得興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古之詩皆志也後世之詩皆辭也詩所以為絕學矣

或問三百篇與今詩同異曰三百篇雅也今詩鄭也溫柔敦厚為雅悄蕩凌厲為鄭天全自得為雅推緻俳比為鄭五音合和為雅四聲切響為鄭古言四五為雅近體六七言以至縱橫馳騁如唐人歌行豪宕不羈皆鄭之屬也雅平也鄭重也鄭者畿內之國五方人萃而語咻沓雜而成鄭聲非獨土風也凡聲音壯麗淒苦搖拽叫噪迭宕不平皆謂鄭自漢以來風雅久湮漢始作偽武帝好文一時辭賦諸臣如司馬相如輩好奇弔詭而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其郊廟樂歌創為新聲用三言繁促沓渺類方士符呪語無復

平雅之致如鼓吹鐃歌多教坊俚語方言雜湊成曲
正乃所謂鄭聲淫而好事者詫爲新奇附和謂爲古
樂府體風雅之義于玆斬然矣迨乎六朝以後郊廟
之歌頗有佳篇足追風雅者而反自遜以漢爲不可
及千古耳食智愚同病其若之何蓋天地之數成于
五而漢樂三言轉覺急促彈歌二言後人僞作魏以
後用五言無復可加矣經用四言所謂樂盈而反貴
雅而賤鄭也至于五音天成後人截爲四韻以求切
響亦惟鄭聲爲然耳
詩本性情溫柔敦厚聖人教人以言而和順于道德

之自然也三百十一篇皆經夫子删正協之管絃是謂雅樂逮乎騷興雅變而忠貞發于天性今樂猶古也漢擬爲辭賦競趨奇瑰雅意寖微下訖魏晉五七言步驟古而多風韻六朝加婉麗論者詆爲卑弱故唐人興專主氣格近體作而古意荒矣夫性情之道罔象則得謀野則獲如澤中之雉不蘄畜之樊中詩與騷皆非有所規倣而作也自唐人以詩招士士以詩射擬以題目律以對偶限以聲韻局局蹐蹐然性情之音離矣其放也叫號讙呶否則悽楚悲怨雄心傲氣馳逞飛揚悉由近體生故詩盛于唐而廢于唐

可與知者道耳宋元小辭柔情艷麗靡曼斯極至于今家稱作者蹈襲雷同而皆以任放為大雅浮淫為才情同聲者許為我輩木訥者詆為俗人侮世釣名相訹以利士風大敗而世道隨之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亦不足觀而況雕蟲瑣瑣者與故古之明道在學詩今之學詩貴闡道也

詩者聲音之道八方不同語聖人作為文字以同天下之聲字有定形而聲多旁溢拘文字難齊聲音文字有限而聲音轉注微茫無字可用或數音互換一字或數字合切一音學究之家分別甚細而方音人

詩曰簡兮輕重疾徐終于難齊要在識聲音之志與文字之理而已明其理文字可隨意變通逆其志聲音可罔象求也古人諧聲用字自我作古非如宋時之拘拘然也讀詩不逆志不通理執點畫形象以求字執四聲平仄以齊聲夫點畫形象既不能盡考古人之文而四聲平仄未必盡合古人之韻諧聲應律存乎知音通方難爲典要也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芼讀莫樂讀洛叶又芼讀冒樂讀淵叶亦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華讀花與家叶又華讀敷家讀姑叶亦可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天讀

汀與人叶又人讀然與天叶亦可終風且霾惠然肯
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霾讀離來讀釐思讀西又霾
讀埋思讀鰓與來叶亦可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
城漕我獨南行鏜讀湯兵讀邦行讀杭又鏜讀撐兵
行各如字叶亦可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
心怛怛怛讀迭與桀叶又桀讀甲與怛叶亦可民亦
勞止第四章偈讀器泄讀異敗讀備大讀弟又愒讀
欲泄讀洩厲讀拉敗讀北大讀德亦可淑問如皐陶
在泮獻囚陶讀由叶囚又讀異叶陶亦可餘可類惟
古詩韻叶但彷彿不必切合如思樂泮水言采其藻

一章四聲兼叶藻上聲蹻入聲昭平聲笑教皆去聲谷風第五章不我能慉德鞠育毒皆入聲售覆皆去聲讐售平聲氓第五章勞朝平聲暴笑悼皆去聲猗嗟末章變平聲娩選反皆上聲貫亂皆去聲鴟鴞首章前三句入聲後二句平聲之類至于用韻之法四句二韻隔句叶者爲多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星與征叶東與公叶之類有一章五句首尾四句隔叶中一句不叶如卷阿首章之類有一章六句二韻隔叶如瞻彼中林之類一章八句二韻隔叶如桑柔第三章國步蔑資之類有全篇皆四句

二韻隔叶如周頌雝之類首尾叶中二句自相叶如決拾佽佽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慈)柴與佽叶調與同叶有首尾叶中間三句自相叶如生民末章于豆于登之類有一章八句六韻第一句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與第六句叶第四句與八句叶如入有土田(延)女反有之人有民人(與田叶)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音守與有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與奪叶)之有一章六句第二句與五句叶第三句四句與六句叶如葛覃首章之類有全篇首二句分二韻前半篇叶第一句後半篇叶第二句如周頌有瞽設業設虡以

下六句叶聲喤喤厥聲以下五句叶庭有句讀不叶但中間數字順推相叶如生民第三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但取寘之字之平林寒冰數字相叶耳有兩字連叶如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魚網之設鴻則離歷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皎皎白駒賁然來力思條枚調饑離之戚施白駒來思皆二字連叶也至于文字聲音假借尤多除一字四聲相通者不論其餘以旁音借讀如采讀取友讀以左右采之琴瑟友之之類服讀北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之

類。夜讀逝。豈不夙夜。畏行多露之類。老讀魯。與子偕老。執子之手之類。下讀虎。宗室牖下。有齊季女之類。南讀林。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之類。驅讀丘。載馳載驅。歸唁衛侯之類。哉讀貲。已焉哉。天實爲之之類。母讀米。畏我父母。無折我樹杞之類。兄讀香。畏我諸兄。無折我樹桑之類。馬讀姥。巷無服馬。洵美且武之類。英讀央。尚之以瓊英。充耳以黃之類。夕讀削。齊子發夕。簟茀朱鞹(各)之類。華讀敷。顏如舜華。有女同車之類。雙讀松。冠緌雙止。曷又庸止之類。干讀千。出宿于干。飲餞于言之類。逝讀制。歲聿其逝。日月其邁之類。惰

讀丟。日月其慆職思其憂之類。繡讀肖。素衣朱繡。白石皓皓之類。者讀渚。見此粲者。綢繆束楚之類。好讀厚。維子之好。羔裘豹褎之類。風讀分。鴥彼晨風。鬱彼北林之類。野讀汝。七月在野。八月在戶之類。稼讀故。十月納禾稼。九月築場圃之類。沖讀稱。鑿冰沖沖。納于凌陰之類。嘉讀戈。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類。斯讀蓑。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之類。家讀姑。曰予未有室家。予所蓄租之類。年讀林。于今三年。烝在栗薪之類。儀讀俄。樂且有儀。在彼中阿之類。殆讀底。式夷式已。勿小人殆之類。翩讀彬。緝緝翩翩。謀欲譖人之類。

丘讀歌猗于畝丘作為此詩之類艱讀勤其心孔艱
不入我門之類怨讀月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之類東
讀當空讀匡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可以履霜行彼周
行之類賢讀形我從事獨賢大夫不均之類稱讀拃
勿害我田穉秉畀炎火之類殄讀怗瑕讀紕肆戎疾
不殄烈假不瑕之類疚讀其米讀離憂心孔疚我行
不來之類偕讀已近讀豈邇讀以卜筮偕止會言近
止征夫邇止之類男讀沐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之
類國讀亦聊以行國士也罔極之類牧讀力于彼牧
矣維其棘矣之類息讀體勿俾大息不醉反恥之類

又讀怡室人入又以泰爾時之類此類甚夥皆臨文變通假聲轉注不爲典要自況韻出近體興而古意漸然今之字書大抵拘泥況韻掌瑣附會未可全憑篇內音釋聊舉其似不求盡合讀者變而通之可也

〇人皆以義求音不知以音會義音發無心聲出義存如一爲音由意生也不皆唇齒氣出成響手應心盡是爲數始轉發仰二散則成三施則成四合則成五文字隨聲音義理妙合故三四五爲歛曲天然節奏由此推之凡聲音皆含義理非離聲音別生義理也先儒謂華人詳于義梵人詳于音離音求義未爲

知音知音之義者始可與識字可與言詩矣

詩有一字為句者生民首章之歆是也有二字為句者小雅魚麗之鱨鯊鰋鯉魴鱧周頌維清之肇禋是也有三字為句者摽有梅江有沱之類是也有五字為句者誰謂女無家之類是也有六字為句者政事一埤益我之類是也有七字為句者父曰嗟予子行役之類是也有八字為句者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是也有九字為句者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是也而皆以四言為非所以為雅樂

毛詩目錄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鄘國風十篇

第六卷

衛國風十篇

第七卷

王國風十篇

第八卷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第十一卷

唐國風十二篇

第十二卷

秦國風十篇

第十三卷

陳國風　十篇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小雅八十篇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卷

第二十九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五卷

魯頌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第三十六卷

商頌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右詩三百十一篇內逸六篇

毛詩原解卷一

郝敬習

國風

風者有聲無形而能動物故以名詩國風周列國詩古之王者采詩以觀民風故家國之詩謂之風風之爲體飄姚和動雅之爲體詳允端慤頌之爲體湛靜莊嚴若夫關雎麟趾之類則風雅頌之義備雅頌未有無風而能動者故六義首風然僅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刪訂止此以十五國槩方內風俗大畧可覩矣

周南

周岐豐也。岐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豐在西安府鄠縣。周家王業始造之地。故以首風。文王以聖德治岐豐而化行梁荆。梁荆在岐豐東南。故曰南。不言北者。紂都在北。文王三分有二。正東南之間也。言周召者。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畿內曰周。畿外曰召。言南者。指政教所及。皆周有天下後。追誦其事。令世世師文王也。然古序不言文王。言后妃。何也。化始宮幃。后妃皆文王也。如言四時百物皆天也。朱子執此短序誤矣

關關雎(雖)鳩在河之洲窈(杳)窕(迢上聲)淑女君子好逑(求)

〇參(初林反)差(厠平聲)荇(杏)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誤)寐(謎)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北)悠哉悠哉輾轉反側〇參差荇菜左右采(叶妻上聲)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以)之參差荇菜左右芼(冒)之窈窕淑女鐘鼓樂(叶卯)之

古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毛公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何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

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揔

按鄭玄以詩三百本事為小序謂子夏與毛公合作蓋首句本古序不詳作者姓氏相傳子夏受詩遂疑為子夏作是未可知也下為毛公申說古序則是矣又謂自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為大序亦子夏作非也毛公序說多游演旁通而關雎首三百故於此總論全經大旨末仍歸關雎本意一篇而朱子則取詩者志之所之以下至詩之至也別為大序今依古本合之皆毛公作各篇古序惟首一句耳此篇云后妃之德何也女德無極不妒為本妒生于淫淫妒則衆惡皆歸關雎好逑言其不妒也荇菜思服言其內

官備職淑女同心共承宗廟仁孝和敬之至也禮王者一娶十二女六宮之屬百有二十人祭統曰官備則具備蠶繅衣服酒醴粢盛薦豆和羹之事皆后妃王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極情女入宮見妬惟賢妃能辭絲求賢恐宗廟之人中饋闕事君羅偏雁而亂嗣不廢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者此也故曰后妃之德然周南爲文王之詩而文王之妃則大姒也古序不言大姒言后妃何也曰二南之作凡爲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脩身齊家之法以文王風之非專爲美文王大姒作也其

曰后妃之德者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也故鵲巢亦曰夫人之德言凡爲君夫人者當如是也大抵二南皆作于王業成後揚祖德訓後嗣而朱子謂此篇爲王季宮人喜文王得大姒非也果爾宮人好德與后妃何預三百篇好德之詩不少樂不淫哀不傷何獨一關雎也關雎化行文王三分有二矣不應大姒初嫁來便有關雎也其詠雎鳩何也六義所謂比也雎鳩鳥名月令布穀鷲似鷹月令仲春鷹化爲鳩季秋鳩化爲鷹夏小正云二月化鳩五月化鷹爾雅疏云鷹之爲鳩鶻鵃之爲布穀布穀久復化爲鷂其目雎

然故名鵻鳩其鳴勸耕故名布穀布穀鳴農務興天子耕籍以供粢盛王后蠶繅以爲衣服禮仲春王后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率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獻于王以勸王籍凡宗廟祭祀男女昏姻皆于仲春故以鵻鳩比然鳥類多矣獨取鵻鳩何也鳩之言聚也鳥惟鳩多族而鵻鳩乘陽氣變化與他鳩異故以爲王后妃之比在河洲何也幽鳥不集屋市古國有公桑蠶室近水爲之下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二南皆作于周公制禮之時中都旣建大河當其北卽公桑之北郊蠶室也鵻鳩鳴春

冰泮河水方生德莫平于水量莫廣于河河洲平曠羣鳥飛集飲啄其中所謂不爭之地不妒之喻也夫言荇菜何也荇蘋藻之屬宗廟之禮有釋菜有豆菹有和羹皆用菜荇水草明潔可薦春秋傳云蘋蘩蕰藻之菜可羞于鬼神祭則后妃薦豆故以荇菜比也謂之比何也詩言微婉託物為比陳辭為賦感動為興三義合而成詩朱子斷以某詩為賦某詩為興某詩為比非也詩有無比者未有無賦與興興者與不離比比興不離賦古註未達而朱子以興為先言他物興起所詠之事則與比何別子云詩可以興豈謂其

可以先言他物與姓誤雖通各章皆分賦比與今講倒之學者自以義求耳○一章仲春鷹化為鳩其鳴關關然于北郊之河洲河水正泮春水方生獺始可浴正昏姻祭祀之期也窈窕然幽居之淑女生于下國庶姓皆可以相柔盛助蠶繅非河洲之雎鳩與以待后妃君子好合逑聚而為左右之匹侶也○二章荇菜清潔可以為宗廟生水之濱參差不齊左右乘流可待取也賢女育于庶姓內官乏人則寤寐不忘求之求而未得則寤寐思念蠶繅無人衣服不備悠悠然輾轉反側寤寐不忘也○三章荇菜既得隨在或左或

右多方采取淑女旣得內事備官禮行樂作鼓琴瑟以共事矣荇菜旣采或左或右相助烹芼之淑女旣得率我好逑行禮奏樂鐘鼓娛樂之矣○關關雎鳩鳴其聲如云開倉撒穀聽之關關然也一名鳴鳩月令季春鳴鳩拂其羽雌雄以羽相拂本草云布穀食之佩其骨令夫妻相愛故以爲比目怒視曰雎布穀鷹化目雎然如鷹世說新語云陽春布德鷹化爲鳩識者猶悲其眼春秋傳云雎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爾雅註誤以鳴鳩爲布穀愚按布穀鷹化故以名司馬取鷹揚摯擊之義鳴鳩即鶻鴿首有花冠又

名戴勝。其鳴秸鞠。又名鴶鵴。不能爲巢而穴居。故以名司空。空與孔通。取穴居之義。楊雄許慎郭璞皆稱博物。遠引誤猜。好奇蔽之也。又按雎與鵻通。蒼色鳥有鵻。小雅翩翩者鵻。卽雎鳩是也。馬亦有騅。魯頌有騅有駓是也。草亦有鵻。王風中谷有蓷是也。皆蒼色雎鳥鷹化。故其色蒼。如鷹也。河洲。河上沙洲。平坦之地。窈窕。深閨幽潛之意。淑。善也。女。指嬪御未嫁姪娣待年于國者。皆中閨之女。故曰窈窕。君子。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好。溫惠也。逑。聚也。參差。不齊也。荇菜。水草。可爲菜也。左右。人衆。徧取也。卽淑女之爲好逑

者供事非一人采取非一處也服祭服思服思纖織爲王祭服也輾轉反側卧不安席也友同志共事也芼菜和羹曰芼琴瑟鐘鼓皆祭祀行禮之樂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愚按詩通關雎二南思過半矣本詠后妃之德而渾然不露託雎鳩荇菜爲比而內宮纖欒粢盛籩豆祭祀禮樂無所不備勤儉之節溫厚之性仁孝誠敬之思儵然可想袵席易溺能寤寐思賢反側不安不淫不妒尤爲女德之先風教之本夫子贊其樂不淫哀不傷以此朱子謂宮人哀樂於后妃何預雖然不自后妃始也王者

有卜妻求賢之思而後后妃有關雎之德王者有畢
服康功之志而後后妃有葛覃之本故曰身不行道
不能行於妻子覩后妃而王道窺其深矣此夫子定
二南之意也

葛之覃兮施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與谷叶其鳴喈喈叶雞○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叶忽爲絺痴爲綌隙服之無斁亦○言告師氏叶柿言告言歸叶雞薄汙我私薄澣緩我衣害曷澣害否歸寧父母叶米

古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毛公曰后妃在父母家則

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改爲后妃治葛既成而自賦其事非也按關雎母儀之事葛覃處女之事未嫁爲賢女則既嫁爲賢婦故葛覃爲本大明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女少曰妹此章所謂俔天之妹也關雎兼言織事此章專言績事織絲以供禮服葛麻以供常服恆居無羅綺不厭布縷嫁時無靡麗不棄澣濯采葛刈濩紡絍縫洗不辭親執言語服飾必諮師保歸事舅姑無異父母勤儉之節恭順之性仁孝之心備有女如此爲婦可以

安舅姑爲后可以母天下教婦順序說是也朱子因無贊美之辭遂謂爲后妃自作夫二南皆先王所以垂訓齊家治國之道非爲贊頌作也有贊謂之美無贊謂之自作朱子說詩如此○一章葛之始生也覃然而長蔓施于山谷之中其葉萋萋然茂盛黃鳥于飛集于叢木之上其鳴喈喈然遠聞莫春谿山之景物也崎嶇林莽之間惕然有艱難之思乎○二章葛之繼長也覃然而長施于谷中維葉莫莫時可采矣于是刈于是煑而績以爲布精者爲絺麤者爲綌不敢暴棄也製爲衣服愛惜之不敢厭薄也○三章女子德言

功容誨有師保嘉禮既備乃告師氏言將歸矣治我衣裳私服禮服無事新麗或汚或澣或不必澣將歸事君子宜其家室以安父母也○葛草名蔓生可緝以爲布覃長也施延也黃鳥鶯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遠聞也莫莫葉茂密貌刈斬也濩煑也葛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師氏女師也古者女必有師以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工也汙煩撋輭平聲之以去其汙也私褻服也褻服多垢故言汙澣濯也衣禮服也禮服垢少故言澣歸嫁也寧安也父母夫之父母相夫子養舅姑婦人之事也男有室女有家父母之願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愚按詩與傳記異事不必據詩不必詳而情景躍然風人之致也葛覃僅七十餘字而賢女勤儉孝敬之性悠然可想朱子以爲文王后妃自敘計二南成時大姒老且薨矣所稱中谷刈濩黃鳥灌木聞聲見色一一覈實豈非高叟之爲詩與

采采卷捲耳不盈頃傾筐嗟我懷人寘至彼周行杭叶○陟彼崔摧嵬危我馬虺灰隤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回叶○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史觥光叶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疽矣我馬瘏屠矣我僕痡敷矣云何吁矣

古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毛公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愚按婦人以縫衣裳冪酒漿爲事葛覃衣裳也卷耳酒漿也卷耳之草可爲麴蘖[illegible]因酒漿而念及使臣有進賢之志也我馬陟彼皆使臣之事后妃而酌使臣酒何也禮王者獻賓則后妃亞獻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遣勞使臣皆王者所以饗諸臣于外廷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于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由出也志在箴規義取卷耳以諷其聽也陳風東門

之枌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則莫如卷耳之歌矣小雅閒關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若卷耳者可謂德教矣凡爲天子后妃者志當如是故曰后妃之志朱子改爲后妃思念君子而作謂婦人思念君子爲貞靜專一之至非也婦人不念其夫而誰念乎婦人念其夫者多矣孰能爲卷耳者乎升高望夫馳馬登山飲酒銷憂幾乎蕩矣縱謂託詠亦何以異于鄭衛之聲乎或者謂婦人勿預外事然則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姜胥宇之太姜非乎婦稱內助不此之助而安所取助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饋以效箴故謂之

志而已。豈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謂哉○一章采卷耳以為麴蘖婦人酒漿之事。易得也。采之又采。竟不盈傾欹之筐。其艱且勞。尚如此。我念諸臣。經營四方。周道倭遲。勞苦而功高。外延之上。得無棄置如遺乎○二章諸臣在外升高歷險。馬且疲矣。何以勞之。我姑酌金罍之酒。以釋其永懷而已○三章諸臣在外升高歷險。馬且病矣。何以勞之。我姑酌酒兕觥。慰其永傷而已○四章諸臣在外勞且久矣。升高歷險。豈但馬病。僕亦困矣。婦無公事。將若之何。惟有吁歎而已○采采。非一采也。卷耳一名蒼耳。中麴蘖之用。頃筐。筐形偏

欹也懷憂悶也人指行役諸臣周行猶言長道寘置通遺棄也崔嵬土山戴石也砠石山戴土也陁隤山高不能升也今蜀道有名蛇倒退者即此意罍酒尊刻畫雲靁之紋象天澤溥施也玄黃馬病色兕野牛觥巨爵刻爲兕角之象以戒觸罰醉失禮者也瘏病也痡亦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關雎備厚載之德葛覃脩內政之本卷耳懷進賢之志后妃所以相君子者至矣詩人託興微婉懿範徽音千古如在正使大姒自道不能有加而朱子據篇內我字遂以爲大姒自敘固矣

南有樛鳩木葛藟壘纍雷之樂只止君子福履綏雖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古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毛公曰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此詩人詠歌之辭朱子改爲衆妾稱願而作非也南有樛木何也南方陽明故美多比南北方幽暗故刺多比北木枝下垂曰樛樛木下接葛藟上附象后妃逮下衆妾親上二語賦比興三義具矣朱子謂先言他物興起所詠之事然則樛木二語先言他物而所詠之事安在他篇可類推○一章木莫盛

于南土。南方之木。有樛然下曲者。葛與藟纍其上。后妃以仁逮下。衆妾以禮事上。恩誼聯屬。何以異此。可樂哉君子。和氣交鍾。福隨素履而綏安之矣。○二章南方之木。曲垂于下。葛藟荒縈其上。上下親睦。和氣致祥。樂只君子。福履將扶矣。○三章南木曲垂于下。葛藟縈旋其上。尊卑綢繆。其旋元吉。樂只君子。福履成就矣。○南方卑濕。厥木惟喬。故稱南有。藟葛屬。纍繫也。只。語辭。君子。指后妃。福履。動而獲吉也。荒。奄覆也。將。扶助也。縈。旋繞也。成。完備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關雎以下三篇。曰德。曰志。曰本。

皆言后妃之賢此篇言其福履下篇遂及其所生漸被國人致興王之瑞達化之序也

螽(終)斯羽詵詵(辛)兮宜爾子孫振振(真)兮○螽斯羽薨薨(叶訇)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緝)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古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毛公曰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此亦詩人詠歌之辭朱子以爲飼衆妾自作非也其以螽斯比何也螽斯蝗屬生子最多凡血氣之類羣處則蕃息不和則不能羣善羣莫如螽斯故族多亦莫如螽斯后妃慈和以羣衆

衆而多子故以螽斯比然辭旨隱約于螽斯詠其羣不言和而其和可知于后妃詠其子孫多不言羣而其羣可知不直稱君子而借螽斯感歎微婉深厚悠然可想朱子謂爲比是也然以螽斯比卽是以螽斯興借物爲比感物爲興義雖有二其致則一○一章凡物羣則妒惟螽斯之爲羽詵詵善羣故種類蕃息物理如此人亦宜然爾后妃子孫振振衆盛和氣所鍾諒非偶矣○二章螽斯之羽其飛也薨薨然羣飛后妃子孫繩繩不絕固所宜爾○三章螽斯之羽其集也揖揖然和輯后妃子孫蟄蟄類聚固所宜爾○螽斯一

名蚝作蜢猛一名蚣松蝑壻生子最多信宿羣飛因羽而見其多故曰羽詵詵衆也爾指后妃振振盛貌薨薨葺飛聲繩繩不絕也揖作緝和集也蟄蟄聚貌○螽斯三章章四句○誦螽斯而后妃之德徵于所生矣樛木逮下進御者衆故生子多編詩者以義相承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花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坟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古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毛公曰不妒忌則男女

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后妃不妒忌之德刑于下國凡男女之有室家者皆有樛木螽斯之風故曰后妃所致桃多子其花有色家園常植故以比婦女先王令民仲春大會男女是月也桃始華即時物爲比也○一章桃之始華婚姻之時夭夭之桃方少灼灼之華甚美之子年少美好其歸以時其會以禮賢可知也豈有賢女而不宜室家者與○二章桃之夭夭有華必有實之子年少有德宜其家室可知也○三章桃之夭夭實繁則葉茂之子德儀兼隆宜其家人可知也○古者自秋至春冰未泮以前皆可婚姻而仲

春尤大會凡男子二十至三十女子十五至二十婚者皆謂以正以時夭夭少好貌灼灼鮮明貌之子指女子婦人内夫家故嫁曰歸于往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蕡實蓁貌

桃夭三章章四句〇詠桃夭而后妃之化徵于國矣雖庶民之家未有閨範不淑而能齊其家者

肅肅兔罝嗟椓抵之丁丁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〇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則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古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莫

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按邦國多士文王之作人也然有后妃之助則王教基始故當其寤寐淑女友樂不忘賢賢易色之風始于閨門而達諸朝廷邦國士類興起以至深山窮谷芻蕘雉兔之輩皆懷才抱德足以待明主寤寐之求所謂存神過化遷善不知王民之皥皥也而自宮壼始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惟薄不脩而能化家邦者未之有故曰后妃之化○一章肅肅然整飭之兔罝椓杙弋以張之其聲丁丁然此張罝者赳赳然草野之武夫耳然其材智勇畧可以折衝禦侮殆公侯之干城與○二章肅肅然設此

兎罝當彼九逵之道此赳赳之武夫其行誼道德足以配公侯爲之好仇也○三章肅肅然設此兎罝在彼中林此赳赳之武夫其運籌畫策克當公侯足以爲之腹心也○兎罝捕兎之網肅肅網整飭貌椓椓杙也椓杙所以張網丁丁椓杙聲赳赳武貌武夫猶言野人干盾也所以禦石矢城所以衛内也逵九達之道中逵逵中也好仇善匹也

兎罝三章章四句○誦此詩者想見當世山林草莽之士皆有肅恭之德而無播棄之憂下能脩之上能知之四友十亂奕世用之不盡者皆關雎之逹化也

後王豔妻煽處羣小㢤賢周宗以滅聖人刪詩首二

南有以夫

采采芣浮苢以薄言采取叶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以叶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奪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勒之○采采

芣苢薄言袺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挾之

古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毛公曰和平則婦人樂有

子矣○愚按兎罝詠功故曰化芣苢詠俗故曰美女

衆曰美國語云女三爲粲粲者美之物美者吉善之

名后妃不妒忌而宜子孫婦人以和平而繼螽斯室

家驩慶庶女胥悅故曰美也以芣苢比何也芣苢之

實宜妊婦人所需也閨閫安樂男服事乎罝羅女服事乎蓄聚室家無仳傷之憂而皆以生子爲願詩人託詠芣苢見王民皥皥而古序惟以一美字括之極精約非毛說未易會也事不必求徵而太平景象悠然詩可以興其斯之類朱註必以爲采芣苢婦人自作則拘泥淺率甚矣○一章芣苢婦人所需也室家無事庶女偕行采此芣苢非一人也求而未得薄言采之采采既得隨地行處薄言有之○二章采采既有所取在穗拾其穗而薄言掇之采采既掇所用在實取其實而薄言捋之○三章采采既捋盛之以衽薄言袺

之采采愈多掇拾其衽于帶間薄言襭之○采采非

一采也芣苢車前草好生道上牛跡中故名本草云

子宜妊治產難薄言聊且隨意之辭袺執衽也襭

下曰袺襭謂扱其衽于腰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此詩本詠上者化國之日不言

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絍女工而託詠采芣苢

絲緝纚撰纔六字一唱三歎恍然如見庶女于原野

之間而聞其謳歌之聲者詩所以善于言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讀華與永

叶矣不可泳漾叶思江之永羕叶矣不可方放叶思○翹翹喬

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末其馬母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古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毛公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按諸詩自關雎以下古序皆因首句爲目此篇當目爲南有喬木如摘詩中語宜目爲江漢而云漢廣者取廣字之義以表德也六經文字惟詩可斷取如曾風匪風大雅[illegible]樂序皆然故毛公即廣字義釋之始

自宮壼而逮及江漢可不謂廣與朱子詆其謬過也此序獨不言后妃者廣及江漢非內宫之職統諸王者焉○一章茂木可休南方有木上竦無枝不可休也游女可犯漢上有女貞潔自守不可求也如水小可泳漢之廣其可泳乎水近可方江之長其可方乎○二章薪之錯雜而生也擇翹然高出之楚刈之此之子女中翹楚行將以禮歸人而自以衆秣其馬矣豈刈楚之可飼邪如彼江漢斷乎不可犯已○三章薪錯雜而生擇彼蔞蒿之最長者刈之此之子女中之蔞也將以禮適人自秣其駒矣豈食吾之蔞乎如漢如江

不可踰越已○木上竦無枝曰喬漢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嶓冢山東南流入于江泳潛行水底也江水出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東流與漢水合入于海方讀作放簰（牌）筏（伐）也木曰簰竹曰筏又大者筏小者桴翹特出貌錯薪雜新也楚荊條秣穀飼馬也蔞白蒿也高者丈餘馬五尺以上爲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愚按江漢楚地其先鬻熊事文王受封先諸姬是爲聖教首善地漢廣汝墳正當其時國風不列楚二南可以觀矣夫子師文王刪詩錄漢廣有心哉齊魯不競徘徊陳蔡之間者數年意在

楚耳昭王之不祿天也儒者論春秋夷楚何居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溺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稱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古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毛公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朱傳謂文王三分天下有二率商之叛國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作此詩勞之註疏亦謂行役大夫之婦人作或然而亦不必然也詩多託興非必皆其人自作或曰若是何以爲風

曰因是事爲是詩以鼓舞是人故謂之風近世學士傳貞女節婦亦曰以俟採風豈盡貞女節婦自作邪世儒言風動稱里巷之歌拘也此篇首二章勞苦飢困不忘君子見其勤而貞後一章閔其君子勞苦勸以義見其正而烈行役者有此婦人則其閑家可知故曰文王之化也○一章汝水之墳有木生焉可以爲薪君子久役于外而使婦人躬採樵力不任重伐其小條與枝而已當是時君子未歸惄焉憂戚如調理飢病形神困憊強餐而未能也○二章遵彼汝墳今年所伐之條又是往年舊伐之肄歲既改矣君子始歸

生得相見冀其不我遠棄也○三章魴魚本白勞于網
罟尾變而赤矣虐政如火努力自効誰無父母食土
之毛能遠去乎○汝水名出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流
入淮墳隄坊也墓封亦謂之墳檀弓曰見若坊者言
墳起如隄坊也條枚皆小枝周禮有銜枚氏註云枚
狀如箸言小也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惄饑通憂思
貌調養也飢病不能食也魴鯿也赬赤色魚勞則尾
赤燬火也父母從役者之父母孔邇言桑梓丘隴在
無所逃也小雅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孝婦之言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眞)公子于(吁)嗟麟兮○麟之定(丁)振振公姓(生)于嗟麟兮○麟之角(六叶)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古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按周南以關雎始以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以騶虞終編詩者取德脩瑞應之義皆王道之成也道化至此太平有象與古四靈畢至之世無異故曰如麟趾之時無犯非禮何也禮風教之本無禮則近于禽獸麒麟之異于走獸者以其行中規矩音中鍾呂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

侶行不入陷穽故曰聖瑞服虔曰視明禮脩則麒麟至故麟者禮之應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關雎化行若桃夭之子兎罝野人芣苢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步武頭角振振有端厚之風故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脩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朱註以公子爲文王后妃之子孫以麟比文王后妃趾比公子於義牽强周南十一篇皆以次自近及遠江漢汝墳之後及家庭編次亦乖矣序說不可改也○一章一聖王作麒麟至麟之趾步趨中度不妄踐履貴族公子不驕不奢忠信仁厚振振如

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吁嗟公子其卽麟乎（）一章

麟之額端正不觝公孫守禮振振慇懃其眞其麟乎（）二章

麟之角周正不觸公族守禮振振醇厚其眞其麟乎（）三章

麟瑞獸麕身牛尾馬蹄色黃一角牡曰麒北曰麟

凡獸有蹄者踶有額者觝有角者觸惟麟不然定額

也公姓猶公孫子生曰姓公族共太祖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子弟

飛揚跋扈蛇冠而虎翼由來漸矣此詠公子之賢歸

于振振命之曰麟稱其趾其定其角端然端莊令儀

令色瞻之在前辭約而旨遠妙于形容矣　卷一終